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

七之一

三

卷七

陳苑上詁訓傳第十二

陸曰陳者以公嬀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胄有虞遏父

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必犧之墟在古豫州之界宛

側上之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陳譜

陳者大皞處戲氏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曰陳者大皞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

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皞又號處戲故連言之處戲即伏犧字

異音義同也。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

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上之

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正義曰襄二十

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

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為周陶正知武王

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

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
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居於嬀汭其後因姓嬀氏舜
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
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爲胡公
是胡公姓嬀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
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爲胡公之
前已姓嬀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爲姚姓明是胡公
始姓嬀耳何知胡公非闕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
闕父以虞爲號不爲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配闕父
明胡公非闕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闕父之子不封闕父而
封其子者蓋當時闕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
其後鄭駿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以
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唯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
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
已故三恪以爲陳與杞宋共爲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
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
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蓊祝共爲三
恪杞宋別爲二王之後矣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
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音孟猪。正義曰禹

貢豫州云導荷荷被盟猪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猪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卽嵩高山也明猪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檢鄭居檜地在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猪西南明猪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猪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猪故無名山大澤明猪猶屬豫州陳在明猪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猪尙書作盟猪卽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之上婆娑於枌柳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摠名故漢書唯言好巫。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皐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爲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爲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

奔于莒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粉云子仲之子婆婆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莒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欸立是爲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旣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旣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爲說云誘以好女而

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枌序云幽公爲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爲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公爲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宛丘怨阮反

爾雅云宛中宛丘郭云中英隆高

疏

宛丘三章章四句至無度焉。正義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

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翱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俱是荒廢故以淫荒擻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卽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同。子之湯兮宛丘之上

兮

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箋云子者

洵

有情兮而無望兮

洵信也箋云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

反

疏

子之至望兮。毛以爲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

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丘荒廢政事

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鄭以爲子者斥

幽公爲異其義則同。傳子大至宛丘。正義曰傳以下篇

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常稱

故以子爲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爲蕩也釋丘云

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

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爲上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

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

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

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箋子者至不爲。正

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

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爲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

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

有權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止斥幽公

故易傳也云無所不為言其戲樂之事幽公
坎其擊鼓

宛丘之下

坎其擊鼓聲

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也鷺

鳥之羽可以為翳箋云

疏

坎其至鷺羽。毛以為坎坎然

於宛丘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鼓

舞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游蕩無復節度故舉以

刺公也。鄭以刺幽公為異其文義同。傳值持至為翳。

正義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為持鷺鳥之羽可以為舞者

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春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

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屨攤名之曰白鷺縷陸機云鷺

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

浪吳楊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

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毳毳然與眾毛異好欲取魚時

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

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

坎其擊缶宛

丘之道

盜謂之缶。缶方有反

疏

傳盜謂之缶。正義

曰釋器文孫炎曰缶

瓦器郭璞曰盞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
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
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藺相如使秦
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案坎卦六四樽酒簋式用缶注云爻
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
式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
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立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
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
汲用缶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
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
盛酒卽今之瓦盆也無冬無夏值其驚翻翻音導又音陶
翳。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翳彼翻作麤音義同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
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枌符云反亟

欺冀

疏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至井爾。正義曰男棄其

反。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經先言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序以棄業而後放游故先言棄業所以經序倒也。此實歌舞於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為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特也養贍老少特以不置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為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為井應劭二十畝為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為市或如劭言三章皆述淫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婆娑於枌枌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辭明歌舞之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

東門之枌宛丘之枌

枌白榆也

枌枌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

疏

傳枌白至所聚。正義曰釋木云榆白枌

孫炎曰榆白者名枌郭璞曰枌枌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枌為白榆也枌枌釋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木是國

之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
子仲之子婆婆其下
子仲陳大夫氏婆

男子也。○婆步波反說
疏
傳子仲至舞也。正義曰知子

文作嬖音同婆桑何反
仲是陳大夫氏者以其風俗之

敗自上行之今此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足顯其
名氏此云子仲之子猶云彼留之子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

大夫之氏姓也
禮孫以王父字爲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婆婆娑舞也釋訓文李巡曰婆婆盤辟舞也

孫炎曰舞者之容娑娑然。○箋之子男子。○正義曰序云男
子棄業則經之所陳有男有女下云續麻是女知此之子是

男子也定本云
穀曰于差南方之原
穀善也原大夫氏

之子是子也
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旦鄭音旦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

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曰相音越下曰往往矣同
不續其
箋云續麻者婦人之

麻市也婆娑
事也疾其今不爲。○疏
穀旦至婆娑。正義曰言陳國

男女棄其事業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泆見朝日善明無陰
雲風雨則曰可以相擇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

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卽不復績
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傳穀善
也原大夫氏。正義曰穀善釋詁文也。春秋莊二十七年
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氏也。箋旦明至上處
。正義曰旦謂早朝故爲明也釋詁云于曰於也故于得爲
曰差釋釋詁文佚游戲樂不宜風昏故見朝日善明乃云相
擇刺其以美景廢業故舉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故
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
也

穀曰于逝越以驪邁

逝往驪數邁行也箋云越於
驪邁也朝旦善明曰往矣謂

之所會處也於是以摠行欲男
女合行。駿子公反處昌慮反
視爾如蒨貽我握椒

蒨莼菜也椒芬香也箋云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

色美如莼菜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

亂之所由。蒨祁饒反郭云荆葵也莼音毗又芳耳

反茅音浮又芳九反說音悅遺唯季反好呼報反。疏旦穀

至握椒。毛以爲陳之女人見美景而說曰朝日善明曰可

以往之所會之處矣女人卽棄其事業假有績者於是以麻
總而行至於會所要見男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
人云我往者語汝云我視汝顏色之美如蒨之華然見我說

汝則遺我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鄭唯以醴爲摠言於是男女摠集合行爲此淫亂餘同。傳逝往至邁行。正義曰逝往釋詁文邁行釋言文醴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醴爲數王肅云醴數績麻之縷也。箋越於至合行。正義曰越於釋詁文商頌稱醴假無言爲摠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醴爲摠謂男女摠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男言擇女此言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傳蒹葭茅椒芬香。正義曰蒹葭茅釋草文舍人曰蒹一名虺郭璞曰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機疏云芘茅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箋男女至所由。正義曰言相說者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故言相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茅之華若是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爲淫亂詩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

其君也

誘進也掖扶持也。衡門如字衡橫也沈云此古文橫字誘音酉愿音願謹也掖音亦

疏

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正義曰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僖公懿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是衡門之詩以誘導扶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令與國致理也經三章皆誘之辭。箋誘進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詁文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從國子巡城持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故以掖為扶持。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橫木為門言也定本作扶持。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以喻人君懿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泌悲位反洋音羊樂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下樂以形聲音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下作寮案說文云療治也療或療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療下注。疏。衡門至樂飢。毛以為雖淺陋衡門放此慈苦角反。

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
游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君何以
不興治致政乎觀泌水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
則泌者泉水消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
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
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療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
任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傳衡門至遊息。正
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然則衡橫義同
故知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爲之
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傳
泌泉至忘飢。正義曰邶國有泌彼泉水知泌爲泉水王肅
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毓
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
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
年老故今爲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
與鄭異。箋飢者至猶是。正義曰箋以經言泌之洋洋可
以療飢則是以水治飢不宜視水爲義且下章勸君用賢故
易傳以爲喻任川賢臣則政教成也飲水可以療渴耳而
云療飢者飢久則爲渴得水則亦小療故言飢以爲韻。豈

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箋云此言何必河之

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

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

魴音房取音娶下文同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

之子

箋云宋子姓。

疏

箋齊姜姓宋子姓。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周語作四岳賜

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

配君子也

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疏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子。正義曰此實刺君而云

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

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

東門之池

可以漚麻

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柔麻使可

教。漚烏豆反緝七立

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晤遇也

反西州人謂績爲緝。

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

疏

東門至晤歌

化也。叔音淑本亦作淑善也晤五故反

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以作衣服以

興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脩政以成德教既

已思得賢女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

偶而歌也以君淫昏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冀其

切化使君爲善。傳城池漚柔。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

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考

工記恍氏以浼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浼

烏禾反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韌

也。傳晤遇。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爲遇亦

爲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

鄭同。箋晤猶至切化。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

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

切相風化以爲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

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